



哈尔滨简讯

哈尔滨市宾县法轮功学员王健面临非法开庭

哈尔滨市宾县法轮功学员王健，哈尔滨市铁路局通信助理工程师，于2022年7月，被哈市宾县市公安局迫害构陷。因为疫情原因，之前没有开庭。

王健现已接到哈尔滨市依兰县人民法院通知，于2023年2月21日上午九点，视频开庭。法官说，看守所不放人，管理很严，没法提人在现场开庭。

哈尔滨道外区法轮功学员高科近期被迫害情况

2022年9月14日，高科因发台历被绑架到哈尔滨道外区靖宇派出所，之后因为检查身体时血压高，靖宇派出所办案警察赵刚办了取保候审。2023年2月5日，赵刚来电话，让高科到道外区检察院去一趟。

2023年2月9日，道外区靖宇派出所一名指导员领着赵刚和另一名派出所警察，三人到高科家把高科带到道外区检察院，办案检察官殷雁鸿问了一下姓名、身份证号码，就匆匆忙忙上楼了，连门都没让进，赵刚告诉：过几天办案检察官殷雁鸿给高科挂电话。

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崔玉珠被绑架 已回家

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崔玉珠，2023年2月8日，和一法轮功学员在阿城街里讲真相，之后被恶意举报，被四、五个警察绑架到会宁派出所。

到了派出所，警察对她们翻包、扣押身份证、搜身……崔玉珠写：“真善忍是佛法，是来普度众生的。”最后签名、按手印，送她回家，但身份证被扣。

累遭劳教、监狱酷刑 哈尔滨市张春郁被迫害离世

【明慧网】一九九六年六月，张春郁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。

在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

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，张春郁被绑架，公检法暗箱作业，非法判张春郁五年，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，张春郁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。

入狱后，张春郁遭黑龙江女子监狱的残酷折磨。监狱强迫她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，逼迫她写所谓的悔过“三书”，企图毁掉她对法轮功的信仰、拒绝所谓的“转化”。监狱指使狱警所谓“攻坚”，利用犯人，给犯人加分、减刑等好处，让那些丧心病狂的女犯包夹迫害张春郁，通过殴打、辱骂、精神折磨等手段，摧残折磨张春郁，限制她在监狱中的一切活动，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，都有犯人包夹。

因为张春郁不“转化”，不写“五书”，遭到狱警和犯人的迫害。二零一八年九月，家属去见张春郁得知，张春郁遭刑事犯打骂，有四个刑事犯包夹张春郁，杨旭、鲍杰、郝丽群、于利等毒打她，扇嘴巴子迫害她。出现牙齿松动、牙龈损坏等身体不良状况。

黑龙江女子监狱还采用了一个邪恶的手段迫害张春郁，就是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把她依次调到监狱所有的监区进行折磨迫害，每到一个监区，狱警就会指使那些女犯对她进行一番迫害，使她入狱以来，一直处于一种极其恐怖的状态，每天都在经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折磨。

二零二二年二月，张春郁结束了五年的冤狱迫害，被放出时人已瘦的皮包骨，牙齿都快掉光了。

冤狱回家 又遭派出所、社区骚扰 被迫害离世

二零二二年七月末，和平街社

区主任给张春郁打电话，骗她去社区填保单，张春郁拒绝。

二月二十四日张春郁被冤狱放出时，人已瘦得皮包骨，牙齿都快掉光了，身体虚弱。和平派出所所长关某某及和平街社区主任不法人员又骚扰迫害，张春郁为躲避迫害，被迫流离失所，有家不能归。

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，遭受身心重创的张春郁不幸离世，年六十九岁。

历经两度劳教迫害 惨遭酷刑左眼失明

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，张春郁被非法劳教一年，不久发往万家劳教所迫害。在万家劳教所，张春郁经历了残酷的迫害，被警察逼迫蹲“小号”二十多天，被吊、被打、被骂、罚站等。由于小号阴森潮湿，张春郁身上长满了疥疮，到处流脓淌水，奇痒难忍，昼夜无法睡眠，回家半年后，才得以康复。

万家劳教所为了阻止家属接见，规定家属必须嘴里骂法轮功师父、骂大法，脚下踩着大法师父的法像，在谤师谤法的条款上签字，才让接见，否则就不让见面。二零零一年的十月，张春郁回到家中。

二零零二年二月的一天，张春郁正在和同学聚会，阿城区胜利派出所的四个警察，把张春郁绑架到胜利派出所，并用手铐将张春郁铐在暖气管子上一夜，不让睡觉，不让上厕所，不让吃饭。

第二天早上，张春郁趁上厕所之机，逃脱至大门口，结果被警察发现，一帮警察追上张春郁，并将张春郁打倒在地，拖到派出所的二楼。一个警察欲行恶之时，张春郁的丈夫赶到了，警察才住手。

随后胜利派出所的警察将张春郁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关押。二零零二年三月，张春郁（转下页）

(接上页)再次被投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。

二零零二年,正是万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猖獗的时候,男警察直接进入女队,而且随意迫害女学员。张春郁去的那一天正好是周四,被称为“黑色星期四”。刚一进去,警察就让张春郁脱光衣服,名为检查,实则是侮辱人格。

进万家劳教所不久,张春郁就开始被逼写“三书”(“决裂书”、“保证书”、“悔过书”),强迫放弃对真、善、忍的信仰,强制写污蔑法轮功或谩骂师父的文章;强迫答卷、宣誓等。他们认为不合格,就要重写,不服从就拉出去酷刑折磨。

对于一个在法轮功中受益的人,这种精神折磨简直是生不如死。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不宣誓、不骂法轮功而被拖到禁闭室用刑,禁闭室经常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有两次,在霍队长的指使下,张春郁遭多名警察毒打、“上大挂”,从这屋拽到另一屋。

还有一次,队长郭秋丽领着打手警察刘白冰和秋阳给张春郁“上大挂”,将张春郁的双手倒背,用绳子拴住,吊挂在铁管子上。

她们还在三九最寒冷的时候,晚上把张春郁吊在走廊里,窗户上全是冰溜子,不准穿鞋,光脚站着挂,一挂就是一宿。

还有一次,张春郁被绑架到监控室坐铁椅子,一坐就是七天八宿,警察把张春郁双手反背抬到最高后,绑在铁椅子上,用绳子勒的胳膊几乎不过血,整夜不让合眼。狱警一个半小时换一次岗,专人监控。如发现闭眼,马上揪着头发往背后拽,连踢带打,整夜不准方便。

张春郁因不背有辱法轮功的监规,遭受蹲方砖的迫害。强迫每天在一块地砖上下蹲、不许出砖,两脚紧贴一起,一动不许动,每晚要蹲三到七个小时。

有两次,张春郁明确表示不放弃信仰,五、六个警察对张春郁大打出手,致使张春郁两次昏倒在地,最残忍的是,在昏迷的状态



示意图：
吊铐、固定
铐、反铐在大树上



示意图：
铁椅子



酷刑示意图：
吊背
(『上大挂』)

下,还被长时间“上大挂”,而且还戴着手铐上大挂,痛苦万分。

半夜时分,警察将张春郁带到女警察宿舍“上大挂”,女警刘白冰薅着张春郁的头发,将她的头猛的往铁柜上撞,张春郁眼冒金花,额头撞出一鸡蛋大的青包,接着刘白冰照张春郁后心又是一拳,当时张春郁就昏倒、鼻口出血。警察秋阳奸笑着乘机连抓带挠地抓张春郁的脸,导致脸部抓痕。张春郁被打得鼻青眼肿,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,还给张春郁上大挂一宿,肩膀已失去知觉。

这期间,劳教所来过所谓“帮教团”、“检查团”,劳教所为掩盖罪恶,不让张春郁露面,把她关进储藏室。储藏室是劳教所储藏物品的地方,无人居住。警察为了不让人看到被毒打的真相,就在储藏室放了一把铁椅子和一张床,派专人看着,张春郁在铁椅子上,帮教睡在床上。在那里一关就是半个多月,直到张春郁脸部的伤消失后,又被送到集训队迫害。

集训队气氛更加阴森,每天都是男警察监管,这些男警察可随意用刑。命令早晚必背监规,必须抄写“决裂书”,否则会拉出任意打骂、用刑。

一次,张春郁看经文,被徐凤平发现并举报,立即被十来个男女警察围住,将张春郁拽到女狱警宿舍(专门给法轮功学员用刑的房间),把她按在铁椅子上,双手反背过去后,再戴上铁铐子,两个凶相十足的男警察赵余庆和姚福昌一边站一个,手拿一根大电棍,同时往张春郁的脸上、嘴上、脖子上、手上,凡是露肉的地方上同时猛电,电到皮肉呈溃烂状,散发出烧焦的味儿。

警察不但没住手,反而接着

“上大挂”、“反挂”、脚尖沾地挂于铁窗框上,戴着手铐上大挂,同时还用电棍电着,人被折磨得面目皆非。经过这次摧残,张春郁的手腕多处被铁铐卡破之后化脓出血,烂成大洞。

每天警察赵余庆和姚福昌把所有的电棍充满电,叫人扒去张春郁外衣,只剩内衣,掀起内衣在后背排着电。赵余庆抡圆了胳膊,打张春郁嘴巴子,正打在张春郁的左眼处,她顿觉眼冒金花,眼珠要掉出来似地疼痛难忍,眼睛又青又肿了很长时间,后导致左眼失明。张春郁的大腿被警察踢成红紫色,一片片,“大”字挂长达七天七夜。

由于长期不让睡觉,张春郁一下子晕厥过去,昏倒在地,手铐被拽开,手背上卡出血,还在铁椅子上坐一宿,不让上厕所,监管张春郁的刑事犯背着警察,用塑料袋接一次尿。张春郁怕给她找麻烦,就不吃也不喝了。此时,张春郁已伤痕累累,惨不忍睹,监管张春郁的刑事犯整天扭着头,不敢看她。

一家三口被迫害家破人亡

张春郁几次被非法关押、两次被非法劳教,被迫害伤痕累累,左眼失明。儿子、丈夫提心吊胆、担惊受怕,先后被惊吓的心脏病复发,儿子于二零一四年离世,丈夫于二零一七年突然离世。

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,张春郁又被阿城区公安局、国保大队以及哈尔滨市一帮警察绑架、关押、抄家,历经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五年冤狱,无法再承受中共警察的骚扰、摧残,不幸于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离世。

张春郁,一个心地善良的良家妇女,就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,遭受七次非法关押迫害,被中共迫害致家破人亡。(略)